

豪情難忘

——追懷李崇年兄

●馬樹禮

無所不通沒一不曉

崇年兄和我不是同鄉，而且還有親戚關係。在中學時期，我們家鄉原淮安府所屬的六個縣裏，只有三個省立中等學校：一個是第九中學，在淮安；一個是第六師範，在淮陰；另一個是第三農業，也在淮陰。那時，我在淮安就讀第九中學，他在淮陰就讀第六師範，兩地相隔三十華里。崇年兄年齡比我大，班次也比我高，我們見了面，他總是滔滔不絕，高見百出，我不僅自愧不如，而且還衷心折服。不意，過了半個世紀，我們兩人又同在台灣，一旦見了面他還是那樣的口若懸河，我也還是那樣的低著頭敬聆教益。他談起話來，真可謂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無所不通，沒一不曉。我常見到有很多朋友遇有難題，去向他討教，他憑其先天的智慧，後天的博學，和其實務的經驗，與滿腔的熱忱，對每一個問題，無不旁徵博引，竭誠指點，尤其是，凡是他能做到的，不要你開口，他就主動的伸出援手，為你解決。所以他的朋友，廣佈各界，得到他幫助的人，不計其數，當然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他年三十出頭，就當了陝西省政府的財政廳長和省銀行行長，真堪謂為「青年才俊」。他滿腹經綸，尤其是對生產事業、金融事業，特具卓見。據我所知，他在台灣先後創設很多的企業，可是都是為人作嫁，他擔任中國國民黨的中央財務委員會委員，中央財委會投資設立的裕豐紗廠、建台水泥和中央玻璃纖維公司，都是他一手所創，而且那時中央很窮，黨裏拿出的成本極少。他同時兼任幾十家金融和生產企業的董事、常務董事或董事長，但是沒有一家是他自己的事業，這也許與他在英國所受的教育有關。一個真正的企業家，是要為社會創造財富，而不是只為私人謀利發財；這一點，崇年兄是真正做到了。所以，他人去了，並沒有留下台灣之所謂「家族關係企業」，他的偉大之處，也就在此。

澤及海外華僑朋友

我個人雖然不做生意，但我曾做過十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主任，在這十年當中，因為主管的是海外工作，每遇海外僑胞要回國謀經濟的發展，找到了我，我都轉請於他。他不僅

為僑胞們精心設計，竭誠引導，而且有的還實事求是主動相助。記得當時擔任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谷鳳翔先生知道此事，曾在某一場合面報蔣總裁，總裁特予召見，獎勉有嘉。我忝為崇年兄兒時老友，亦覺與有榮焉。

也許是因為我來自印尼的關係，海外的朋友，受益於崇年兄的，以印尼的僑胞為最多。他對印尼僑胞的幫助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：第一階段，是自民國四十八年開始，那時，蘇卡諾在中共的唆使之下虐害反共華僑，以致忠貞僑胞，很多拋家棄產，逃難來台，崇年兄的幫助，是教導他們在台灣如何創業，如何謀生。第二階段，自民國五十四年蘇卡諾政府垮台之後，被印尼親共政權掠奪得傾家蕩產的反共僑領，雖然在政治上是「翻身」了，但其經濟基礎都已摧毀無遺，這時，崇年兄的幫助，則是如何在台灣為他們取得貨源財源，好使他們早日恢復事業。我有一位好友，世居印尼，做建築材料生意，在印尼僑社堪稱一位鉅富，因為領導全僑反共，與我一起被蘇卡諾政權拘禁在一個孤島上，自由失去了，財產也被沒收，待蘇卡諾垮台，他恢復了自由，但是只

能赤手空拳來到了台灣。崇年兄那時是新竹玻璃公司的常務董事，也是建台水泥公司的董事長，知道我的朋友為國家犧牲之鉅，從給他幾千美元的信用供應開始，再至於給他在印尼的全權代理，過了不久，我的朋友就在印尼重建起事業。現在，我的朋友雖已不在世了，可是他幾個能幹的公子都能繼承父業，有的辦工廠，有的做貿易，還有一位從事建築事業，成為一萬多戶的新社區的主人。由此一端，就可見崇年兄的一生，不僅對國內工商企業建樹良多，對中國國民黨的黨營事業，貢獻甚大，還有，也許是國人很少知道的，他對海外華僑的幫助，特別是我，不僅是感受甚深，而且是永不忘懷。

衷心敬佩不勝哀悼

民國七十四年，我由日本回到中央服務，那時他身體已經欠適；我有時去看他，起初，他一開口，還是有若懸河，而且思慮精密，不減當年，只是聲音不如從前宏亮，行動不似從前快捷。後來，知道他再度因腦溢血住進了中心診所，我特地趕去探望，他雖目視著我，但已不能再談話了。再過些日子，即使護士拍著他的身體，並且高聲呼叫：「你的朋友來了」，他則絲毫沒有反應。我每一次去看他，正因為他一言不發，就容不得我不憶起當年他那股談吐的豪放熱情。

現在，他辭世瞬間週年，友人為他編印紀念專輯，特就腦中刻印最深的幾點事實，忠實的道出，以表我對他衷心的敬佩之忱，和不勝的哀悼之情。



① 左起：作者、李崇年夫婦、柳克述、郭寄嶠合影。

② 作者偕夫人（後右二、右三）與李崇年夫婦（前左、右）合影。